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五十七回 分雙劍驚走燕雲風 保欽差查辦蓬萊島

上回書說到三月三亮鏢會，四大名劍的三爺張鴻鈞來到北京城，二救董海川，九公主墳叫他拋鉞亮劍。當海川聽到老人家的聲音，亮出落葉秋風掃，再敵三勇時，不幸用力過大，將內血努了出來。這時，劍客爺展身法，把他三人點住，然後交給董林處置。董林不但不記私仇，反為他們說好話，真是寬仁大義。老仙長這才感覺到：我這本門本戶的徒孫確實是不錯呀！所以重打了燕雷幾下，又賜了海川靈藥讓其安心養傷，然後老人家飄然而去。今日亮鏢會老人家來得很早，在鬆棚的棚頂上面隱蔽觀瞧。直到現在才從這東南角門進來，飛身形來到梅花圈上，一舉點穴，照著這兩口寶劍的當中心一擊，力量十分的大。燕普、尚道明手上要是沒有勁兒，寶劍就得脫手而飛。老劍客爺分開寶劍，二位各自縱身形出來。燕普一看是張鴻鈞，抹頭跳下梅花圈就走。真可謂：鐵條分雙劍，驚走燕雲風。原來，燕普知道：今天這場激戰，如果一開始，張鴻鈞就上場動手，燕普不懼，因為兩人力量相當呀。可是這會兒燕普瞧見張鴻鈞就得跑，群俠會燕普，他已經筋疲力盡了，要是再與太極八卦術士張鴻鈞叫橫，那准得輸。沒法子，自己帶著人回到西勝鏢棚後趕緊走了。可燕普對於這件事耿耿於懷啊！這就引出了後來三爺張鴻鈞六戰燕普燕雲風的事情。

燕普帶著人「呼啦啦」打西勝鏢棚一撤，大傢伙兒可就全撤了。這時，尚道爺趕緊把寶劍插上，過來行禮，三爺張鴻鈞給攙住了。因為徒弟都這麼一大幫了，哪兒能讓這麼大年紀的弟子磕頭哇！寶鏡禪師、何道爺也上來行禮，老劍客爺也給攔了。老師海爺過來道：「哈哈，張老前輩，我這點穴是您拿走了呀！」其實老師海爺輩兒大，因為他師哥是清真門的門長，跟張三爺是一輩的。聽金元這麼一叫，老人家張鴻鈞不敢當啊！張三爺解釋著說：「金老劍客，我不應當說您，您跟道明、道源、寶鏡，四位歲數都不小了，桃李滿天下、弟男子姪一大幫，怎麼能當著晚生下輩比藝呢？萬一有一個人練不上來，你想過後果嗎？你們幾個人無仇無恨，怎麼能朋友之間互相找茬呢？」老師海爺忙說：「三爺說得對！下次我們再也不乾這個了。」

張三爺看了寶鏡一眼，又說道：「尤其是寶鏡，心術不端，怎麼能解扣害人呢？」這時，寶鏡羞愧得無地自容啊！張三爺說完後，把點穴概交給了老師海爺。尚道爺這才問：「您這些日子在哪兒來著？」老人家才把自己的事情從頭至尾一說。最後三爺說道：「看來，這十三省總鏢頭到底沒有被西勝鏢局奪去，燕普自甘認輸跑了。」尚道爺也說：「讓他們主管的人馬上當眾宣佈，明年該誰值年，還是誰值年！讓各鏢棚的鏢師、伙計帶鏢主都退下。」

黃燦、潘龍當眾宣佈後，大傢伙兒順著梅花圈下來。王爺也過來了：「幾位老前輩，本爵有禮！」王爺連連地作揖。尚道爺、何道爺、寶鏡禪師、老師海爺過來，跟王爺見禮。然後張老劍客爺也過去：「無量佛，貧道稽首，千歲！」「哎喲！老前輩，你的令孫董林在我的府上呆了這麼長時間，我們爺兒倆的感情十分好，他保護本爵我的生命財產。老前輩，您來了，使本爵大慰平生！」

大家彼此見禮。不認識的都給介紹介紹，這個可就麻煩點兒了，一輩兒、一輩兒的都要見禮。北俠這些人都要過來，給尚道爺、何道爺、寶鏡見禮，給張鴻鈞見禮。一直到叱海金牛於恒、劉俊這些人，大傢伙兒各敘寒暄。老仙長說：「這麼辦，咱往裡邊來吧！」來到雙龍鏢局的鏢棚以內，大傢伙兒坐下，老劍客張鴻鈞把自己的事情都說了。這個時候王爺一抱拳：「老人家！

您看看我們海川，他吐了血了。」張三爺說：「王爺請放心！當初他在公主墳，山人就跟他提過，你這個血並沒有吐淨，還留點兒病根兒在心裡，將來遇見急、遇見怒，還要吐血。這回老俠於成、於洞海怕海川栽到梅花圈上，上去扶了他一把，使他這病根兒沒吐完，還留下一點兒。將來沾急、沾累、沾氣，還要有個三次吐血。但是不要緊了！」老人家來到屏風後，大傢伙兒陪著，看了看海川，號了號脈，說他沒有別的病。其實現在董林就有些甦醒了。張三爺拿出三十粒丹藥來，劉俊過來給師祖行完禮：「您把藥賞給孫男吧！」老仙長問了問，才知道這是海川的大徒弟，名叫劉俊。便把藥交給他說：「一天吃三粒，慢慢將養自己的氣息，很快就好。」劉俊剛把藥接過來，旁邊有人說話：「道爺！我們這兒還一個傻孩子呢。他也吐了點兒血，您那藥再多給我們留下幾粒吧！」原來是傻小子於恒。尚道明趕緊把於恒叫過來：「於恒啊，快過來給你的師祖磕頭！」尚道爺又對張三爺說道：「這是我收的一個小徒弟，幫著他哥哥董林乾了很多的事。」「啊！無量佛，天真爛漫，很不錯！」於恒說：「您誇獎了！師祖，我給您磕頭。」「起來！起來！你說誰有傷啊？」「我們那個小姪子吳成，叫人家打吐血了。」老仙長又拿出三十粒丹藥來，告訴劉俊，每天給他吃三粒，很快也就好。劉俊把藥接過去，大傢伙兒陪著張三爺又回到屏風前，自己落座。天已經不早了。年大人這才過來與張三爺見禮，敘述自己的事情。由於是朝廷命官，簡單說也就行了。

張三爺坐了一會兒便說：「道明、道源、寶鏡跟老師海爺，我看你們幾位把這事情給完結一下吧！貧道我要跟王爺、大人告辭，先走一步了。」王爺一聽忙說：「喲！老仙長，您別走哇！本爵惦著這兒的事情完了，把您恭請到我的府下，我跟你一塊兒近乎近乎，以增教益。怎麼您老人家就急著走哇？」

「王爺，貧道我還有許多事情，而且我還要追趕燕普他們。」這樣，王爺不攔了，因為這於朝廷有利。「老人家，我可就不敢攔您了！什麼時候您到我舍下去，我置辦點兒素席請請您！」王爺，來日方長！貧道告辭了。」

大傢伙兒往外送，送走了老劍客爺張鴻鈞後，尚道爺、何道爺、寶鏡禪師和老師海爺帶著僕鹿，把西方俠於成、北俠秋田和侯振遠都給叫過來了。尚道爺說：「這兒的事，我們不管了，你們幾位照料一下吧！我們得回清真寺了。」

王爺想留他們幾位也是留不住，人家老幾位也走了。侯振遠和秋田這才吩咐，讓人拿軟兜子把海川爺兒倆搭起來，徒弟們跟著回北城根王府海川的家。又恭請王爺和年大人也回府。有什麼事兒，以後再說。然後大傢伙兒回轉大柵欄雙龍鏢局。這個亮鏢會就此完結。

老俠客們當中有一部分人回杭州了。還剩下一些人，估計三兩天後，必要到安定門裡北城根海川的府上去看看海川。劉俊這些徒弟們也不荒廢學業，到了時候給師父跟師弟吃藥。兩三天後，海川就恢復多了。劉俊才把這場驚心動魄的事情跟師父都念叨了。師祖露面，鐵條分雙劍、驚走燕普，海川真後悔，這個事情自己會不知道。無奈！只得慢慢地將養著。幾天後，老俠們來看海川，見他不要緊了，這才紛紛散去，各自回家。西方俠於爺跟北俠秋田、侯振遠、黃燦、潘龍說：「我在杭州跟你們提的這件事情，我回去就要辦。在太原府我有的是房子，我要成立太原分號，雙龍鏢局南北兩號的太原分號。讓黃燦、潘龍把帳目結起來，你們拿多少錢，我拿多少錢，咱們是三一三十一。」北俠說：「哥哥，這邊有我們倆照料著，山西有您照顧著，將來這買賣都叫咱們做了。他們別的鏢局子對您背地裡能說好話嗎？」「不管他！我是想讓你姪子於秀閱歷閱歷，將來我一閉眼的時候我好放心！」

就在海川養傷的時間裡，太原府的雙龍鏢局分號可就成立起來了。亮鏢的這一天，老人家當眾練了一套通臂掌。太原府的知府劉成劉大人親自來給掛紅賀喜。黃燦、潘龍親自帶著一部分人來幫著開了張。跟小蓮花於秀見著說：「這分號經理就交給你了！將來咱是一本帳清。」於秀也就答應了。好在西方俠於成不在乎錢。把一部分老成持重有經驗的鏢師、伙計都給太原分號這邊帶來了。因為這些人很有經驗，能幫著於秀乾點兒事情。於秀本人對這個還沒有什麼經驗。

群雄散後，海川每日養傷。這天，吃完早飯以後，海川正帶著徒弟們在客廳裡談論拳法。大管家何吉來了：「童教師！王爺請您過去。」海川回道：「好！我這就去。」「等等，帶著所有的徒弟！」「行！讓他們八個人馬上收拾一下。」吳成的傷也痊癒了。這小伙子身體多棒呀，受點兒傷根本也不在乎。爺兒八個打府裡出來，奔西院來到王府大門前往裡走，敢情這裡頭有事啊！

原來，王爺和年大人參加這次亮鏢會後，王爺就讓師爺楊友之寫了一個折本，詳細把這一次亮鏢會的經過都說了，好讓皇上知道。王爺特別提出：幸虧有這些個不吃國家俸祿的英雄俠義參加了這場事，才未能讓劍山蓬萊島得逞。如果讓劍山蓬萊島真得了十三省的總鏢頭，在十三省立分會，招的一些高來高去的武林高手，那可就增加了劍山蓬萊島的勢力，於朝廷有礙。皇上看見這

個東西之後留中了。

沒想到，就在前兩天，康熙天子駕坐養心殿，文武朝臣完全都在。上垂首是軍機大臣達拉密、抱皇本的鄧啟，下垂手是四司八處的都領事梁九公。大殿內當一塊金匾黑字：「正大光明」。皇上升了御座，有兩架龍鳳扇搭起來，在後面這麼一遮。一邊一個小太監，拿著金鎖、提爐。爐內檀香縷縷，輕煙繚繞。文武朝臣都在外頭按品級跪下。軍機大臣達拉密把所有折本都呈上康熙皇帝，該批駁的批駁，該批示的批示，該留中的留中。留中就是不發，皇上看完，就擱在他那裡了，別人不知道是什麼內容。

看來看去，發出了四川巡撫趙家林的專人折本，這是外聯官的折本，康熙皇帝要仔細看看。看完以後，康熙就一皺眉。一件事：四川全省三年大澇，顆粒不收，老百姓吃草根兒樹葉，也有餓死的。請朝廷派幹員到四川開倉放賑，以解民困。還有一件事：劍山蓬萊島皇兄富保臣勢力浩大，羽翼豐滿，整個兒的四川省從巡撫以下已經治不了啦，請皇上定奪。滿清以「孝」治國，我哥哥私離北京到了四川，因為他不滿意我做皇帝，而應當他做皇帝。這是當年順治死的事情，到了現在我怎麼說呢？得啦！我充耳不聞，只當聽不見。

反正哥哥您在那裡，小鯁不能翻大浪，您一個人在那兒折騰去吧，折騰到您死算完。沒想到這一次趙家林的折本寫得劍山十分猖獗，而且自己的皇子四貝勒胤禛也有過折本，提到蟠桃宮亮鏢會。這兩年事合起來看，劍山蓬萊島的勢力浩大，已經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。皇上把折本往前這麼一推，小太監捧起來交給八大朝臣的第一位，就是神力王額爾金。康熙皇上沉著臉說：「額爾金！你看看這個折子。」「是！」神力王打開折子看完了，舉到自己的眉前，小太監過去捧上交給皇上。「奴才已經看明了。」康熙皇帝說道：「趙家林已經不是一次來折子提到這件事。朕原想我的王兄在四川，就是不算當年皇阿瑪冥天之際廢長立幼，越次傳宗這件事，我做弟弟的也不好說什麼。我們滿清以『孝』治天下，得啦，就讓他任其自為吧。沒想到，養癰成患！四貝勒前不久也過了一個折子，我已經給你瞧了，蟠桃宮亮鏢會有這麼一件事，看來反跡已明，他們要奪取十三省總鏢頭欲成大事。」「是！皇上明鑒。」

「額爾金，我想派個幹員，一來到四川開倉放賑，以解民困；二來要查辦劍山蓬萊島。查有實據，立即鏷除！當然，寡人不能過為己甚，但是這事情已經不能袖手旁觀了。你看誰去合適？」神力王爺是朝廷的重臣，一言九鼎，他說出話來皇上就要採納。但是從秦朝說，如果皇上讓宰相舉薦個人，稱了職，宰相可能要得些賞，如果薦這人不稱職，壞了朝廷的事，就得殺了這宰相。歷史上不是有這麼一件事嗎：范雎舉薦鄭安平伐魏國。鄭安平是魏國人，跟著范雎一塊兒來投奔秦國，鄭安平在秦國做了官。范雎做了丞相，要派鄭安平打魏國，鄭安平故意打敗了，又投了魏國。這件事情，就是丞相舉薦鄭安平，所薦非人。他破壞了朝廷的事兒，就把范雎的宰相大印奪過來。可見這是一件大事啊！現在康熙皇上問神力王，誰去合適？神力王要舉薦不出人來，還算什麼八大朝臣的掌班呢？神力王聽了一愣神，認真想了一下，便道：「奴才想，禮部侍郎年羹堯到了四川可能有所作為，望我主明斷！」康熙點了點頭，琢磨琢磨年羹堯這人，認為還是可以的。「來，依卿所奏，讓年羹堯進來！」「皇上旨意下，年羹堯隨旨進殿！」小太監一喊，禮部侍郎年羹堯手捧朝珠來到殿中。不奉旨意您這三品官根本就進不來！年羹堯匍匐在御座前：「奴才年羹堯參見我主萬歲！」「年卿，朕有意加封你為欽差，到四川開倉放賑，查辦劍山，你可願往？」年羹堯現在只不過是三品官，如果那麼樣一來，奉旨的欽差可就是頭品官了，連升三級呀！但是年羹堯可知道亮鏢會的事兒。」「奴才將下情稟奏我主。」「你有什麼話只管說出來！」「皇上讓奴才到四川開倉放賑，當然是賑濟災民。但是查辦劍山實非容易！因為皇兄富寶臣在劍山勢力浩大，劍山的大將們在梅花圈上動手，奴才親眼得見，這是一。再說奴才的官卑職小，恐怕到時候質問於他，他也不服，我壓不住他。不知我主龍意如何？」皇上點了點頭道：「年卿，朕給你一百名親兵小隊，全副儀仗，聖旨一封，金牌一塊『代天巡狩如朕親臨』，再賜你上方寶劍。御賜三室，三品以上拜本參劾，三品以下先斬後奏，便宜行事。下殿去吧！」說完了一擺手散朝了。年羹堯出離養心殿，坐大轎出東華門回家。

年大人回來以後，文武官員有不少的前來道喜，年羹堯吩咐一律擋駕。

三天後，工部頒發下來了金牌，也就是八寸大小的一個鴨蛋圓兒，純金打制。

上頭印著御寶兩條龍，正當間兒八個黑字「代天巡狩如朕親臨。」什麼叫巡狩啊？相傳春秋時候的齊國，宰相管仲與齊桓公論政，提出皇帝每年要出去四次。一叫春搜，以索不孕之獸；二叫夏苗，以除五穀之災；三叫秋獮，行殺以順氣；四叫冬狩，圍狩一告成功，所以叫巡狩。這金牌還有一個黃澄澄的金鏈兒，可以戴在你的胸前。不久，上方劍隨著聖旨來到三條衙門宅。

年羹堯看案接旨，受劍，把三寶供好，重新見禮。然後，年羹堯把祖先堂打開，自己燒香叩謝祖宗的庇護。這樣，事情滿完了。

年羹堯發愁，他不敢遞謝恩的折子，一遞謝恩的折子就要整理行裝，擇吉日上路開拔了。年羹堯在書房裡發愁：我到那兒命就沒啦！像燕普帶的這乾人來，誰暗含著給我一刀我也完！說死我不怕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，我死得不值啊！白白地送命。這些事情既不能跟父親講，也不敢同皇上訴說，只有心裡難過。年福在旁邊侍候著：「大人，怎麼發愁啊？」「年福，你說我怎麼能不發愁？」「大人，連升三級，身為欽差『代天巡狩如朕親臨』，海外天子，站著的皇上，您有什麼發愁的？」「你這個奴才！還跟我開玩笑。咱們爺兒們到了四川活得了啊？你不是沒看見哪，亮鏢會的事情你親眼目睹。劍山只是來了這麼十幾個人，鬧得北京城地覆天翻，驚動了我的師祖、師伯，這事情才完。這你沒瞧見嗎？」「大人，奴才看見了。」「那你怎麼說我為什麼發愁呢，我就為這個發愁！」「皇上讓您去，您就得去。」「當然，既做忠臣絕不怕死，但是我死得不值，我不願上那兒送死！」年福笑著說：「大人，依奴才愚見，我看，您這是官運亨通，國恩家慶。您不會借朋友嗎？您借個人來，跟著您去。」「我借誰去？誰願跟著我一塊兒去送死？」

「您哪，您就去雍親王府，借您的師弟，教師童海川。三月三亮鏢會，童俠客爺一個人招來多少賓朋，把他們家的祖宗三代都招來了，他師父、他師爺全來了。您只要借童海川一個人，等於把童俠客的朋友、師父、師祖，也就是您這一門一戶的前輩全借來一樣！」「哎喲！一言提醒夢中人哪！年福你這奴才想得還真對，我要把童俠客借出來不是太好了嗎？」「還是的，怎麼會不成呢！」年大人興奮地說：「馬上備轎！」外頭傳轎，時間不大，大人換好了便服，帶著年福、年祿往外走，拿著水煙袋，來到外邊上了大轎。穿大街越小巷，一直趕奔北城根，進了阿斯門，往裡頭一通稟，裡頭傳出話來有請。時間不大，大人帶著年福、年祿進來了：「爺，亮功給您請安啦！」

「快坐下！」何吉、何春見過年大人，獻上茶來，兩人喝過一碗茶後，王爺可說了：「亮功，我給你道喜呀！你這一步登天，連升三級，由禮部侍郎這一變為出京的欽差，海外的天子啦！」「爺，您這不是跟我開玩笑嗎？我這兒正發愁呢！」「有什麼發愁的事？」「亮鏢會的事您也在場我也在場，只不過來了劍山的一個軍師帶著幾個人，到咱們北京城就鬧得地覆天翻。這一次要到了四川，亮功的命就沒了！既作忠臣不怕死，為朝廷死也應當。但是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，我這麼死比鴻毛都輕！」「你有這些事情，怎麼不跟皇上說？」「嘿嘿，亮功不敢！」「哪兒的話呀，這也是實情麼！」年大人看了王爺一下，就說：「不過，危險不危險全在爺這兒。」王爺不解地問：「喝！你這叫什麼話？你升官你發財，怎麼危險不危險跑我這兒來了？」「多新鮮呀！我跟您借個人。」「你跟我借誰呀？」「反正爺准辦得到，一點頭就成。」「你說吧！」「我跟您借我的師弟，您府上的教師爺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。」「這——啊，借哪去呀？」「我保舉他為隨行委員辦差官，幫著我到四川去一趟。」王爺一想：我可捨不得呀！這等於摘了我的心一樣。

但是我不能推辭，年羹堯提出的題目大，幫著他查辦四川去，這我敢攔嗎？

攔他給我上份兒折子，皇上跟我要這人也得給！想到此，王爺就說：「亮功啊，這是海川的私事，本爵我不加可否。把他找來，他樂意去，就讓他跟你去，他不樂意去，這個我也不管。」年大人心裡明白，這是王爺有意推辭呀！

年大人便對王爺說：「童海川吃著您的飯，拿著您的工錢，是您府上的教師爺，您讓他去才能去，您怎麼讓我問他呢？我問他也好，您把海川找來。」

「去，把海川帶徒弟都請來！」大管家何吉把海川爺兒幾個找到了。

海川帶著徒弟一到王府門前，莊園處出來不少的人：「喲！教師爺，您好啦？您身體復原了，我們正想準備一桌酒席給您慶賀慶賀呢！」海川連連作揖：「我謝謝眾位，真不敢當。托眾位的福！我的身體早就好啦。」何吉在旁邊就給攔啦：「好吧，你們有這心吶，哪天對了機會，我陪客。」「何老爺，您要陪客賞我們大傢伙兒臉，好好好！」說了會兒話，小弟兄過來跟眾位見了見禮，一塊兒往裡來。何春把簾子挑起來，爺兒幾個往客廳裡頭走，王爺說：「海川，你來啦！」海川帶著徒弟進來給王爺行禮，然後見大人，給大人行禮。大人一看這些小弟兄，一個個雄赳赳，氣昂昂，挺精神。看得出來，這些日子功夫大有進步。小弟兄往旁邊一站，老弟兄坐下了，何吉、何春獻上茶來，也在旁邊兒一站。「海川，你病好啦？」「托您的福！好多啦。爺天天上那邊去。」「是呵，我朝事太忙，沒工夫看你。海川，你知道王爺今天把你請來，是有點事跟你提提。」王爺在旁邊搭茬啦：「海川哪！是亮功跟你有點兒話說，你好好地聽聽，做個答覆。這件事情，我不能說什麼。」海川納悶兒：「大人，您有什麼事兒啊？」大人把這件事情由頭至尾一說。海川想：自己是個莊稼人，就知道春種秋收，土裡求財，靠天吃飯。

人家大人借著王爺的金面拉巴我童林，要是幫著大人查辦四川之事完畢，皇上高興，我就可能得個一官半職的。到那時改換門庭，光宗耀祖，這可不錯呀！但是海川知道這事自己不能答應，轉臉看了看王爺：「爺，您說我能去嗎？」年大人知道海川樂意啦。王爺心說壞啦，看起來這官兒真能誘人哪！

王爺只能點點頭：「大主意你拿，你願意去就去，你不願意去就拉倒！」王爺那意思：你可別說去。海川聽了，認為王爺暗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，莫誤良機，便痛快地說：「好！大人，您賞飯吃，我童海川受皇上雨露之恩，必當湧泉答報，誰讓我會這幾下子武藝呢？王爺也願意我去，我就幫著您查辦四川。」王爺臉一沉：「對！你答應得太對了！」

海川明白了，王爺是不樂意。可覆水難收，海川趕緊找轍：「大人，我倒是願意跟您去，為國家效力嘛。可無奈我這幾個徒弟，功夫正在上進之期，我得好好兒地造就造就他們。如果我跟著您去，把他們扔在北京城，說真的，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這個大人比我童林明白。」年大人說：童林哪，你甭跟我來這手兒，我年羹堯是幹什麼的！你既然說出來了，這叫「金打佛口出」，說了就得算。「王爺，海川樂意去，我想您不能阻擋。徒弟們耽誤不了學業呀，明天這就遞本保舉他們。海川作為隨行衛員辦差官，劉俊作為副隨行衛員辦差官，剩下的這些小弟兄，給您留下一個。把鐵臂羅漢吳成留下，他家裡頭有錢，不在乎這個。其餘的我都保舉他們隨行衛員。將來事成之後回到北京，都要做官。您看這不很好嗎？」王爺一想：得！不但把海川給拐到裡頭了，連這幫徒弟都給拐進去了。這可怎麼辦？當然王爺絕頂聰明啊，他想得也很多很遠：借我府裡的教習，教習不吃著皇家的飯嗎？

如果年羹堯一張折子遞到皇上那兒，皇上批准，我不也得讓去嗎！再說海川這不也為了朝廷大事嗎！怎麼能因私情而廢國家大事呢？不如順水推舟吧。

想至此處，王爺就說：「我看這麼辦吧！亮功說得很好，保舉你們爺兒幾個為辦差官隨行衛員，大小是朝廷的命官，皇上批准的，好好的乾，咱們就這樣吧。把吳成留下，給我解解悶兒，陪著我練練功，好在我會這幾趟劍術，幾趟拳腳。亮功，你也不必多說啦！今天晚上回去修折子，明天奏明皇上就可以啦。」

年羹堯知道王爺說的是真心話。海川也明白王爺的心思了。「大人，您、您多提拔吧！不過我先要把家裡事情安置安置，王府我也得安置安置。我走了就沒人保護王爺啦，讓大傢伙兒多辛苦辛苦。讓他們幾個弟兄先走，我隨後趕，大人您看怎麼樣？」年羹堯點了點頭：「王爺，您還得借我個人哪！」

「亮功啊，我這兒還有誰呀？」王爺心裡不樂意啦，你怎麼全給我借走呵？

「我把您這兒的師爺楊友之給借走。楊師爺手筆很好，而且心路也快。」年羹堯想得很細，童海川跟楊師爺都是王爺的近人，借海川，通過海川借更多的人，海川會武藝。楊師爺緊隨在左右，一舉一動王爺都能知道，就是請王爺放心。這點兒王爺沒想到。「好吧！把楊師爺請出來。」時間不大楊友之來了，跟大傢伙兒一見面，把事情一提，楊師爺也是義不容辭：「既然是大人賞飯吃，王爺，那麼我就為大人辛苦一趟。不過我五十多歲了，長途跋涉是累一點，好在還有別人伺候嘛，可以的！」一切事情都說好了，年大人告辭。走的時候，讓小弟兄明天一清早把簡單的行李帶著，僱輛車，趕奔東單三條衢，到他的府裡報到。

爺兒三個吃飯，千叮嚀萬囑咐。小弟兄們高興了，京師中哥兒七個做了官啦，這怎麼能不高興哪！回府以後，在家裡安置安置。當天晚上師爺、師祖母給準備了一頓飯，為小哥兒幾個餞行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小哥兒幾個各自帶著行李，放到車上，來到東單三條衢，到了年羹堯的府門前，不多時，打裡頭出來管家年福。「總管！我們哥兒七個來了。」「請進來！」吩咐底下人把東西都搬到東院兒，車錢開付了，帶著小弟兄們一直奔上房。年大人昨晚就修好了折本，一清早兒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在上房這兒坐著。小哥兒幾個來到上房，跪倒行禮。大人一瞧，一個個容光煥發：「好！你們幾個全來啦。」「稟大人，我們全來了！」「今後跟我一出北京城，就是公事啦，希望你們更規矩一些。」「大人，我們弟兄明白。」「好吧！年福呵，你帶他們到帳房，一人領上十兩銀子，讓他們置辦些東西。三年二年的不定准回得來，讓他們有家的給家裡頭送些錢去。然後帶他們到馬號，讓號頭給他們一人挑一匹馬。楊師爺到了嗎？」「還沒哪！」正說著楊友之來了，大人往外迎接，到堂階前，把楊師爺請進來。年福帶著小哥兒幾個走啦，領了銀子可都成「老爺」啦。這孔秀哪受過這個：「唔呀！我是孔大老姨夫了。」

哥兒幾個錢領到手，掖起來了。年福帶著他們到馬號去了。「王興啊！」

號頭王興眨眼之間來到切近，單腿打千：「給總管大人請安！您有什麼事？」

「這是七位老爺，隨行衛員。要幫著咱家大人查辦四川，他們七位老爺都很有本領，大人每人賞了一匹馬，你幫著他們挑去！」說完年福走了。

年大人自己有一匹馬。當年中舉之後，家裡的馬匹不少。但是無論哪匹馬拉來之後，年羹堯用手順著馬的前三叉脊梁骨往後一捋，到後三叉這一使勁，一摠馬的腰板兒，這馬「嘩嘩嘩」地撒尿，年羹堯很有點兒生氣。有一天，他在東單三條衢東口帶著年福、年祿，這兒站著，往大街上看，突然馬路上過來一輛鹽車。過去北京城的鹽包都是席包，老秤五百斤一包，等於現在的二百五十公斤，既不好裝，又不好卸；既不好搬，又不好扛。這輛車滿載大鹽，那年頭路又不好走，可只套了一匹黑馬，噴著白沫子，在路上走得十分快。大人一眼瞧見，傳話讓這馬站住。大人來到跟前，問趕車的：「你拉鹽哪？」趕車的一看這是官兒呵！便道：「我拉鹽。」「車是誰的？」「車是我自己的。」「馬呢？」「馬也是我自己的！我這馬倒是真能幹活兒。」

「好！把車支上。拿支車棍兒把車支好了，把馬卸下來。」趕車的不知道怎麼回事兒啊，讓卸就卸吧。把馬站住了，鞍子取下來，這馬四蹄淌汗。年大人就用手順著馬的脊梁骨一捋，到馬的後腰這兒「啪」一使勁，這馬前蹄一繃後蹄一躬，竹籤兒的耳朵一立，鬃尾亂乍，「呸兒呸兒」地叫，一聲嘶鳴，馬得其主。大人摠了三下兒，這馬也沒撒尿。「把式你姓……」「我姓張。」

「噢！你家裡控著幾輛車啊？」「就這一輛。一家六口人，指這一個車吃飯！」

「噢，你這馬賣給我。」「喲！我這兒拉著半載車，怎麼能賣給您哪？」

「不要緊！你上我的馬號裡挑去，都能幹活兒，我給你兩匹馬，這好不好？餘外再給你紋銀二百兩。」「哎喲！我這馬才四十兩銀子買的。您給我這牲口的口兒要好一點兒！」「這你放心！你自個兒挑去，什麼口兒的都有。」

「那好啦！」讓年福派人帶著他挑馬去了。不但挑了馬，而且把套都帶來了，就勢拴到車上，讓帳房給拿二百銀子。把這匹馬拉回來，交給號頭王興。把這馬刷洗乾淨，一連三天，細麩子細料，讓王興親自照料，這馬立刻改樣兒了。等稟報了大人，年大人到這兒一瞧，韉好了鞍子，上去一騎才知道，這馬腳程真快，走起來跟一陣風一樣。年大人給這馬起了個名字叫「立地滾風騷」，卷

毛獅子黑」按說帶「騷」字的馬，都是黑白花，這匹馬是駿墨烏黑。

現在王興給幾位老爺請安。「啊，起來吧王興！你領著我們挑馬去吧。」

「幾位老爺都怎麼稱呼？貴姓啊？」劉俊他們各報名姓，王興帶著他們來到馬號。夏九齡機靈，一眼就看見一匹十分神俊的黑馬，頭至尾長丈二，蹄至背高八尺：「老兄，你把這馬給我拉出來！」取了一份鞍轡，馬上韉好了。

楊小香挑了一匹棗紅馬，楊小翠挑了匹青馬，司馬良挑了匹黃驃馬，穿雲白虎劉俊挑了匹銀鬃馬，洪玉耳挑了匹黑白花的馬，大傢伙兒都高興，都要在背上試試腳步。那邊王興跟孔秀打起來了。「孔老爺，您挑的這馬不成！」

「唔呀，你這是什麼話！孔老爺已經看上這匹馬了，這馬就歸了我了，大人都賞我馬嘛！你是個使喚小子，你就不同意？」

「嗨，您怎麼說這個話呀！您挑的是大人的馬，大人給您了，我有什麼捨不得？可有一節，這個馬不行。」

「為什麼不行呢？不行我也要騎它！」劉俊他們都過來了：「王興，你怎麼瞧不起我們孔老爺？」「不是您哪！您看孔老爺挑的這匹馬。」大傢伙兒這麼一瞧，說真的，這匹馬可真有個相兒，菊花青，頭至尾長丈二，蹄至背高八尺，鬃毛梢兒冒亮兒，細七寸大蹄碗兒。「王興，這馬不很好嗎？」「這個馬呀，把大人都給蒙了！大人帶著幾個人到驛馬市挑馬去了，一瞧這馬真夠意思，把馬帶回來。沒想到讓馬把式一壓，壞了，沒走兒，淨顛，人騎上受不了。孔老爺非要騎，這不能騎呀！」「唔呀！你不要管的嘛，顛的我也喜歡。騎上還解悶嘛！」「那好吧，您喜歡我就給您韉上！」大家都說，他自己喜歡就好。小哥兒七個每人一條打馬的馬棒，馬號大門開開，各個搬鞍認鑰上坐騎，馬上加鞭。喝！馬走一陣風，真有意思，順東口一直奔東四牌樓就下來了。哥兒六個的馬走起來跟一陣風一樣，唯有孔秀這匹馬只會顛：「唔呦！把我蹶含糊了。怨不得人家王興說這馬不成！」等哥兒幾個回來以後進了馬號，王興帶著人過來了：「孔老爺怎麼樣？」「王興呵，你說得太好了！這馬沒有走，它淨顛，把我的屁股都給蹶破了。」「您瞧我跟您說什麼來著。人家行家給這馬起了個名兒——蹶蛋青。」「唔呦！打你個混帳東西！」大傢伙兒這樂呀。把馬都拉到槽頭喂上，回來給大人道謝。楊師爺已經來了，大人正與楊師爺說話。一見他們進來，就說：「好吧，你們小弟兄玩玩兒去吧！兩三天後聖旨下來就走。」

第二天皇上的旨意下來啦，所有奏折上保奏的一切人完全都批准了。擇了黃道吉日準備登程。起程這天，場面宏大，一百名親兵列隊排好，三座皇亭子擺下，年大人又把小哥兒幾個叫來參見行了君巨大禮。然後參拜三寶，讓劉俊、司馬良、夏九齡三個孩子捧著三寶，安放在黃亭以內，聖旨、金牌、上方劍各一個黃亭子。年大人、楊師爺等眾人來到外面，大轎早已備好，小兄弟的馬匹、刀準備好了。行李車在後頭，一百名親兵前呼後擁。「肅敬」、「迴避」的大紅牌在前，全份執事。大人上了大轎，「嗶嘰」十三棒金鑼開響，人抬轎起，金鑼開道，四面清旗迎風招展。劉俊騎著雪霜白的銀鬃馬打著頂馬，洪玉耳為跟馬，兩側有親兵緊隨保護，孔秀在後頭壓著行李騎著「蹶蛋青」，穿大街越小巷，出彰儀門。敢情文武各官奉聖旨都在天寧寺這兒準備給大人餞行。大人的轎來到天寧寺，下了轎，大傢伙兒下了馬。文武各官說了幾句吉祥話，把酒獻上來，大人立飲三杯，一擺手這才分手，文武百官回城。大人傳話去，撤大轎，換行轎，人馬雜踏，順著官站可就下來了。滿清制度七十里地一大站，三十里地一小站。該什麼地方打公館，在什麼地方打公館，該什麼地方打茶間，在什麼地方打茶間。年大人按照官站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小弟兄哥兒七個小心翼翼地保著駕，越走離京城越遠。不日，來到了保定府管轄下的清苑縣境，離北京城三百里路。

清苑縣正堂，兩榜進士出身，愛民如子，明鏡高懸，姓丁叫丁開甲，帶著手本，還有合城的文、武舉監生員，在道邊跪接。大人把手本留下，問道：「公館打在何處？」丁開甲稟報：「東門裡一個大店房。」「既然如此，頭前帶路！」文武官員、合城舉監生員陪轎一直到東門裡。大街上擁擠非常，熱鬧至極。東門里路北四層大殿，懸燈結綵，十分富麗堂皇，門口上垂首貼著金報，當中的大紅紙上書「查辦四川欽差大人年公館」。鞭炮齊鳴，大炮轟響，大人的大轎落平，三座黃亭子搭到正院，也落平了，親兵小隊裡外接崗。小弟兄陪著大人往裡走，一直來到上房。劉俊、司馬良、夏九齡三個人把三寶請到上房供好，點燃檀香，大人先行罷三跪九叩君臣大禮，往旁邊一站，小弟兄過來行禮。年福、年祿、楊師爺都有人照顧，小書童福兒在上房伺候大人。大人傳諭：所有清苑縣合城文武官員、本地士紳、舉監生員，一律擋駕，單命清苑縣正堂丁開甲進廳回話。

時間不大，丁開甲挑簾櫳進來：「丁開甲見駕。」隨之趕緊往後一撤步，正冠甩下五行袖子，往前一搶身，匍匐在地，肘膝前進，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禮。「清苑縣正堂卑職丁開甲，參見大人！」「貴縣免禮平身。來！看座位。」

早有差人搬過了座位。「大人在此，焉有卑職的座位。」「坐下好講話！」

丁開甲偏身坐下。年大人上下打量，看過他的履歷，這是兩榜進士出身。丁開甲在五十歲上下，黃白淨子，微留短鬚。頭上戴著紅纓帽，腰裡係著涼帶，外罩馬褂，四方的補服，上頭是文補七品鴻勅烏補子，五分底兒的靴子，真有個樣兒！「貴縣，本欽命這次奉旨出朝，到四川開倉放賑，蒙聖恩賜我聖旨、金牌、尚方劍，代天巡狩如朕親臨。三品以上的官員拜本參劾，三品以下的官員先斬後奏。准本欽命便宜行事，要代理民訟。如果你本地有不奉公不守法的賊匪頑民，勢力攸關你惹不起的，跟本欽命談一談，本欽命給你做主。你懂嗎？」「是！謝過大人。自從學生到任以來，仗著聖天子的洪福，年大人的虎威，咱們保定府清源縣境界還沒出什麼大的案情，確實是安靜如常。」「噢，那很好！貴縣忠於職守，本欽命定要保舉。看茶！」年大人的意思是「送客」。丁開甲站起來道：「卑職謝大人栽培！大人僕僕風塵，一路勞乏，您早些休息，卑職告退。」「好，貴縣，回衙理事去吧。明日清晨，伺候本欽命登程！」丁開甲往外退，退到門口兒了，挑簾櫳轉身出去。

丁開甲回到縣衙，曉諭武將兵勇，嚴加防範。年大人換好了便服，把師爺請來，一塊兒擦臉、漱口、喝茶。預備吃飯。吃完飯說會兒閒話，辦些例行公事，師爺他們告辭走了。這個時候，一挑簾兒進來仨人，司馬良、夏九齡、洪玉耳。小哥兒仨進來給大人請完安，往旁邊兒一站，十分規矩。「喝！你們哥兒仨這麼晚了還不休息？」「奉我師爺之命，恐怕大人您悶得慌，我們小哥兒仨來陪伴大人。」「噢？好哇！」大人問玉耳是什麼地方人，答言：「我是湖南桃源縣人。」「噢，你們那地方風景很好哇，世外桃源嘛！陶淵明老先生作的《桃花源記》，說的就是你們那地方。」「大人您知道的真多。不錯！就是我們那兒。」天已經到了定更，年大人對他們說：「好吧，你們三個在外邊，那兒有茶。我呢，到裡間屋休息。」這樣，伺候大人到裡間屋。

小哥兒仨來到外間屋，把隔扇門對好，吹了燈。司馬良在上垂手，夏九齡、洪玉耳在下垂首，在桌上盤膝打坐，閉目吸氣養神。

天交二鼓，突然間衣襟帶風的聲音，從西房上就下來了。仨人全把眼睛睜開了，彼此看了一下。再聽院中「噹噹」有響動，直奔上房來了，有人亮匕首向隔扇門的插管。隔扇門並沒插，慢慢地開了，這人在門檻這兒蹲著。

仔細瞧這人，青綢子絹帕纏頭，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，寸排骨頭紐兒，兜襠褲，絨繩勒住獅子絆，斜插柳背著純鋼三楞峨眉刺，腳下薄底靴子。這人蹬著門檻兒往裡瞧，擰臂膀拔下三楞峨眉刺，剛要往裡走，玉耳低聲說話：「大膽賊人！竟敢來到公館行刺欽命大人，爾往哪裡逃！！」有這麼一句話：「強賊怕弱主」。這人才發現這兒有仨人，墊步擰腰奔當院，玉耳一伸手「噹噹」把刀就亮出來了，也跟著飛身出去。司馬良、夏九齡也躡出去了。玉耳一亮刀，往前一撲身，這左手刀就到了。這個賊人上步一閃，往下一矮身，遞刺就紮。玉耳拿左手刀背一掛他，反刀一劈，賊人往下一低頭，玉耳臥腰一腳把這賊人就踹出一條兒去。賊人好快的身法，「就地十八滾」，「咕嚕嚕」出去，「鯉魚打挺」起來就跑。司馬良「嘩啦啦」一抖鏈子錘，高聲喝喊：「你往哪裡走！」喇錘就砸。夏九齡鏈子槓也拽出來了，「嘩啾啾」一抖，三個人三弔角就圍上了。「噹啾啾」報警的鑼聲響啦，官人「呼啦啦」

往裡走，燈籠火把亮子油鬆，照如白晝，把大人這院裡就擠滿啦。正這個時候，劉俊飛身形打夾道兒過來了，後頭帶著小哥兒仨，各自亮傢伙。孔秀一攔搖山動，在自己襖袖上背背，「唔呀！大膽的賊寇嘛，竟敢來到公館行刺，孔大老姨父要你的命哪！」蹦蹦跳跳用搖山動奔賊人就紮。賊人閃身躲過去，急架相避。小香、小翠各自亮刀，劉俊亮出鏈子槓，小哥兒七人把這賊人給圍上

啦。要說這賊人可不軟！雖然剛才動手吃了虧，但他明白過來後，閃展騰挪，把這蛾眉刺就施展開了，真是瞻前顧後，閃左防右，指東打西，神出鬼沒。大人已經睡沉了。突然聽見玉耳在外頭喊，知道是來賊了，便穿好衣服，摸黑把劍摘下來，拔劍出鞘，也出來了。年大人借燈火之光一看：哎呀！

小哥兒七個如同正月十五走馬燈一樣，刀光劍影，步履沙沙。這個賊人好厲害呀！大人瞧著瞧著，覺得這個賊眼熟。噢！想起來了，三月三亮鏢會，鐵羅漢吳成力勝十杰，他就是第九個——紅毛禿頭狸子馬俊。

原來，亮鏢會上燕雷被打，回到西勝鏢局，燕普給他治傷，叫諸葛健先帶人回山，自己照看燕雷。由於傷勢不輕，一晃就是半年哪。燕雷的傷好了以後，已回四川去了，燕普也準備過幾天回山。這時，鮑古得到消息，說童林師徒八人保年大人四川放賑，立即稟報燕普。燕普一想：他們師徒八人前往四川開倉放賑，不是一般地救濟一下災民，而主要的是，三月三亮鏢會上奪取十三省總鏢頭沒成功，我們叫朝廷給注意了，這對我劍山蓬萊島十分不利。想到此，燕普把鮑古和鮑圖叫過來說：「我走後你們兩人可要多加注意！

你們邀請劍山的人來奪鏢頭，唯恐順天府找你們的麻煩。」鮑古說：「不要緊！您放心，我們有得是錢。不過，老軍師，有一點兒事情直到現在晚生不明白。」什麼事情啊？」「現在燕二將軍已經痊癒回山，您老人家的也靜下來了。晚生請問您，這亮鏢會上，您老人家一個人力敵群雄臨危不懼；可後來來了一個道爺，您就帶著我們跑回來了。他是什麼出類拔萃的人物呢？」

燕普歎了一口氣說：「鮑古呀，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？他是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的觀主，太極八卦術士張鴻鈞。弟兄四人他排行在三，他們是大清國的四大名劍。要說山人怕他，我並非怕他。可在當時，我已經跟眾群雄動手多時，精疲力盡了。如果當時我不走，張鴻鈞必要與我動手，那麼，山人我是甘敗下風。為此，激流勇退我才回來。」「噢！原來是這樣。」燕普身邊沒什麼人了，只好把紅毛禿頭狸子馬俊和一棵苗兒禿頭義士馬亮叫過來說：「年羹堯出都奔四川與我劍山大為不利！給你們爺兒倆一個密令，請你們協助辦理。一路之上，瞅機會最好把年羹堯刺死。」馬俊、馬亮答應下來：「老軍師，你只管放心！」燕普這才回山。

這馬家叔姪是燕普請的，他們不是劍山的人。燕普他們走得快。回山以後，當天晚上就在九獸鶴天亭內君臣密議，馬上把這件事情稟明英王。雲台劍客又派了四撥兒人下山：一撥兒是風中芙蓉南宮利、謝瓣蓮花魏九成、雲中風韓猛，直入陝西，設法沿途行刺年羹堯。第二撥兒，陰陽判官斐文帶著花面判官斐武、挫腳兔子童威，在半路打截，不讓年羹堯進四川。第三撥兒，仙人手丁壽、玲瓏手陸英、追魂太歲賀汝龍。這三撥走了，燕普還不放心，又跟自己的大師兄說：「哥哥，我派這三撥兒人，再加上馬俊、馬亮一共是十一個人。但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保護年羹堯，要置賊官於死地，恐怕也是力量不夠呀！小弟打算請您親自去一趟，如果您去陝西，年羹堯絕無生路！」無形劍客萬俟羽修點頭：「無量佛！愚兄情願前往。」第二天，萬俟羽修把量天尺包袱往身後一背，一係麻花蝴蝶扣，戴好銀兩路費，老仙長從劍山蓬萊島也下來啦。這一來，欽差大人年羹堯就萬分危險了。紅毛禿頭狸子馬俊和一棵苗兒禿頭義士馬亮一商量：「現在老軍師已經回山啦，交給咱們爺兒倆的事怎麼辦？」馬亮說：「孩兒呵！我不能跟你在一塊兒，咱爺兒倆各行其事，就看咱爺兒倆誰能成功。」「好吧！」爺兒倆從北京城也出來了。紅毛禿頭狸子馬俊手黑心狠，到了彰儀門外找個地方藏起來，等著年羹堯離開北京。果然沒出幾天，大人離開北京啦。天寧寺餞行以後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馬俊總沒有機會下手。今天到了清原縣，馬俊提前來到縣城。

縣城裡很熱鬧，路北的公館裡懸燈結綵，戒備森嚴。路南斜對過兒，有個飯館兒，馬俊可就進來啦。伙計問：「爺台您吃飯哪？您上樓吧。樓上看座！」來到樓上靠著窗戶，打開樓窗十分涼快，正能瞧見公館門前的一切。

馬俊吃著喝著，時間不大鞭炮齊鳴，年大人到了，文武官員潮水一樣迎接大人進了城。大人下轎，小弟兄保著往裡走，馬俊看得真。吃完飯，天已經黑下來了，馬俊出了飯館兒，圍著公館繞了一個圈兒。然後出城了，找了個大樹林兒，盤膝打坐，閉目吸氣養神。一覺醒來，初鼓已過，換好夜行衣，把三楞蛾眉刺別上，七手插進靴筒，奔城門來了。塌身形，走矮式，鹿伏鶴行，一直來到護城河，「燕子三抄水」飛身形過來，施展功夫上了城牆。順城牆裡邊兒往下看，萬家燈火已熄，百姓都入了夢鄉。長街上三三兩兩巡更走夜，加班加崗，戒備很嚴。馬俊飄身下來，隱蔽身形轉到公館後邊，越牆而入來至西房上，扒中脊往下看，順橫眉子一瞧：年羹堯跟小弟兄三人正在說話，說完話大人奔裡間屋，時間不大燈全滅了。仨孩子他不在乎。來到西房後坡等了一會兒，輕簌簌，靜落落。這才長腰下房，衣襟帶風被三小聽見了。當場動手，洪玉耳把他踹了一個跟頭。他心說：哎喲，這小東西能耐不小哇！

到現在七個人圍住馬俊，那力量可就大了。但這七個人都惦记著自己，就忘記配合了。馬俊一看，就要趁虛而逃。他瞧孔秀的功底不如人家幾位，準備從這兒突破。只見紅毛禿頭狸子馬俊往下一坐腰，拿這刺「喇」一下，貼著地皮就是一個「金龍攪尾」。大家縱身形出來，馬俊猛一長身，惡狠狠地奔孔秀紮來了。「唔呀！這個混帳東西奔我來了。」孔秀把搖山動往外一支，跨步閃身一躲，馬俊就勢一腳把孔秀踹了個跟頭，拔腰上了西房。劉俊、司馬良、洪玉耳也跟著「噌噌」上了房。再瞧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越脊後坡，眨眼之間縱縱跳躍跑了。劉俊他們沒敢追。因為他們往前一追，馬俊要返回來呢，就於年大人十分不利了。劉俊哥幾個從房上下來，把軍刃收拾好了，又問了問孔秀怎樣。孔秀說：「沒事兒！他只不過踹了我一個跟頭。」

大人轉身回了上房，把寶劍還鞘。這時有兵丁進來稟報：「稟報大人！清苑縣正堂丁開甲在門外待罪，候諭求見！」大人把臉往下一沉：「來啊！傳他進來。」時間不大，丁開甲進來了，臉色蒼白，大辮子在後頭一垂，伸手把帽子摘下來。這帽子是官級，一摘帽子就等於烏紗帽丟失，這官就沒了。

丁開甲哆裡哆嗦跪在門坎裡頭：「清苑縣下官丁開甲在大人面前請罪！」大人把臉往下一沉：「丁開甲，本欽命昨日來時，也曾問過於你，你道本地面都是奉公守法之人，百姓安居如常。那麼，這個賊人是從何處而來？」丁開甲心說：您不來的時候，我們本地面沒這事兒，他要刺我我早死了。看來這是您帶來的賊，您官大一品，您說什麼是什麼。「今給你半月限期，設法拿住行刺的賊人，將功補過，將來本欽命還是保舉於你。如果逾限不能拿獲賊人，分明屍位素餐，貴縣你聽參吧。」「是，下官遵命！」年羹堯一擺手，丁開甲下去了。丁開甲立刻來到自己的縣衙內，吩咐一聲連夜升堂。「嗆啷」梆點一響，三班皂吏分立兩廂。丁開甲秉公一坐，抓過杆來，喚過紅名班頭，「啪」一下，這杆就扔下來了：「今有大膽賊人，公館行刺，給你們五天期限，必須要設法把賊人拿住。」說完一擺手，散堂，三班人役抓瞎了。轉身下去，也別管是官衣、便衣，就在清苑縣城裡城外，庵觀寺院、大小旅店、客商熱鬧場所明查密訪，嚴厲查尋。

這時候，小哥兒七個都站在大人面前，覺得臉上無光。年大人看了看他們就問：「七個人看出這賊人是誰了嗎？」「稟大人，我們看他十分眼熟。」年大人點點頭：「對了！在梅花圈上你師弟吳成力勝十杰，那第九個紅毛禿頭狸子馬俊不就是他嗎？」劉俊心說：這大人眼力可真好，記性也真好，沒想到隔了這麼長時間，他還記著哪！看來大人在梅花圈動手的時候，每一個人他都注意觀察啊！劉俊忙道：「大人明鑒，確實是紅毛禿頭狸子馬俊。」大人接著說：「像馬俊這個能耐，你師弟一個人勝了他們十個。可相反，今天晚上你們七個人就拿不住一個。看來，你們七個人都是酒囊飯袋！」劉俊的臉蛋臊得跟大紅布一樣。大人連連擺手：

「你們幾個人下去吧！」給轟出來了。小哥兒幾個都覺得沒臉見人了，回到差館房。劉俊心說：我父母都沒了，身無立錐之地。白馬河甘家堡真假童林相會，我跟了師父才有今天。實指望這次隨大人到四川，三年五載立點功勞回來，安家立業。沒想到剛到清苑縣就出這麼大漏子。這往後離四川越來越近，賊匪猖獗，可怎麼得了啊！師父在這兒我管不著，師父不在這我得管哪，我是隨行衛員辦差官哪。劉俊心裡難過，夏九齡也難過。心說自己無父無母，跟著師大爺司馬空練藝十二年。現在跟著師父，指望將來寒門三級浪，平地一聲雷，我夏九齡查辦四川回到北京，大小熬個官，光宗耀祖。看來前途蹭蹬，十分黯淡哪！第二天早上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夏九齡跟劉俊商量：「師哥呀，大人看來走不了啦！咱們得拿那紅毛禿頭狸子馬俊。別看大人讓本地面的官人去拿，那是樣子貨，根本拿不著。我想咱們七個人分成七條道，咱們從正東來的，這條道就算了。我夏九齡奔西北找一找。」「唔呀！我奔西找

一找。」楊小香認承了西南，楊小翠認承了正南，洪玉耳認承了東南，劉俊認承了東北，大傢伙兒分開了，各管一面。

單說夏九齡出了西關，帶了點銀兩。他心說：看來昨天晚上的事老百姓都知道了。老百姓認不出來我，我不寒碜，馬俊能認不出來我嗎？賊人不好訪啊！九齡各地查看，一個上午離開清苑縣城，往西北走出近二十里路去。

天交中午，走得又渴又餓，小英雄抬頭看，前頭出現了一個村鎮。來到村東口，瞧見村口有一個石碑，石碑上有三個大字：「金官屯」。進了金官屯，路南有個兩層樓的小飯館，字號叫「蓬萊春」。夏九齡無精打采，挑簾進去。

伙計上來問：「少爺，您吃飯哪？您到樓上吧。」樓上南北樓窗開著，十分涼快。農村的小飯館，有七八個座可以了。夏九齡撿北邊坐下：「伙計！你給我配幾個菜，來半斤酒。」「您吃什麼呀，爺台？」「烙四張家常餅就齊了！」時間不大全給端上來了。九齡滿滿斟上一杯酒，端起酒來喝了一口，想起自己前途蹭蹬，心裡很煩，剛做官沒兩天，就出了這麼大的漏子。將來師父來了，大人一句話，還不把我們都打發回家呀！如果沒有這件事，我還願意在北京練功。有了這件事，再把我們送回北京，在王爺面前都不好交待。

多丟臉哪！剛當了兩天官，叫人家給休回來了。沒能耐，給師父也丟臉哪！

他把這酒杯往下一蹶，「啪」的一聲響，「唉！」長長地歎了口氣。這時候，旁邊也有一位「啪」地一蹶酒杯，「唉！」長歎一口氣。夏九齡可不樂意了，心說：我在這小酒館裡，心煩，唉聲歎氣，你幹嘛學我？你這是諷刺我啊！九齡這麼一瞧：那邊也坐著一個小孩。十八九歲，梳著沖天杵的小辮，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蓋梗，圓乎臉，尖下頰，濃濃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虎虎實實，看著就那麼俏皮。身上穿著藍綢子長衫，腰裡煞著絨繩。白棉布補充子汗衫，薄底「福」字履鞋，看起來在家裡養得很嬌。

這個小孩摔了酒杯，歎氣完了，他感覺到不大合適。人家在那摔酒杯歎息，我為什麼摔酒杯歎息哪！一抬頭看見夏九齡正瞧他呢。也是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蓋梗，梳著沖天杵的小辮，一身寶藍，長得也很俊。自古惺惺相惜，這小孩臉一紅。九齡一抱拳：「朋友，我摔酒杯歎息，因為我有心事，你幹什麼也摔酒杯，也歎息啊？又不是人家這飯館有這種規矩，不歎息不算吃飯的。你這不是對我諷刺嗎！」「兄台，您千萬千萬別這麼想！摔了酒杯，我很後悔。因為兄台您有心事，不瞞您說我也有難言之隱啊！所以我摔酒杯，由衷地歎息。這都是時逢恰巧，我對不起您！」「好，您有心事，我也有心事，咱倆為什麼不上一塊喝來？」「那好極了！伙計，把我這份端他桌上。」

連酒帶茶全端過去了，小哥兒倆坐到一塊兒了。夏九齡問：「沒請教你貴姓啊？」「我是本地人，在這兒往正北八里地，有個小村叫鄧家堡。我們老家不是這兒的人，聽我父親說我們老家是山東平陰縣人。」小孩通名姓，小英雄夏九齡大鬧風雲莊，捉拿馬俊！